

蒙特利尔 — 加强审核建议及其实施的有效性

东部夏令时间 2019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一）— 15:15 至 16:45

ICANN66 | 加拿大蒙特利尔

特里莎·斯旺哈特

(TERESA SWINEHART):

大家好。准备好了吗？也许准备好了？差不多准备好了？非常好。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我们这次的对话很重要，关于更普遍的审核，简化和加强审核建议的有效性，并在这方面设定更好的工作路线，这个对话已经在社群、组织和董事会之间进行了一段时间。

我想把话筒交给艾芙丽 (Avri) 和贝基 (Becky) 来开启我们的这节课会议。感谢大家进行交流并参与这个持续已久的对话，我们我们要努力做对的工作，并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更改。我先说到这儿，艾芙丽，下面交给你。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谢谢特里莎。好的。基本上我会快速介绍一下我们的议程，差不多就是复述特里莎刚刚说的话。首先我们会谈谈资源分配和确定社群建议优先级的的问题，基本上过去一年我们一直面临着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收到了一大堆建议，我们要解决怎么善后的问题。我们收到了一份提案草案，贝基后面会谈到的。

在那之后，我们会回到流程当中，看看这些审核本身，看看怎么安排审核的时间，怎么掌控节奏，怎么避免同时进行多项审核。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个讨论，首先我们会询问不同的成员，询问其中三项审核的主席 — 这些审核要么是去年进行的，要么仍在进行当

---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中 — 了解他们对审核建议的看法；然后再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你们参与者的角度，了解你们对我们可以如何继续这个流程的看法。我先说到这儿，下面请贝基发言。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谢谢！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我们都注意到，这个社群承担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就是向组织或者向董事会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既有审核，又有跨社群工作组等等。我们也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应对收到的建议越来越多的情况。有些审核小组的建议有近几百条，或者似乎快要接近上百条。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环境与四、五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在审核的不同方面都需要进行简化。当然，要对跨不同社群 — 社群建议的来源确定优先级，确保各项工作次序分明，规划、预算合理，并得到适当的执行。

谢林 (Cherine) 在万圣节期间发布了一篇博客文章，其中包含一份关于优先级确定和预算编制的草案文件，但它实际上关注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有效建议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使建议更加有效、更加可执行，以及我们如何才能简化执行过程。当然也有 ATRT 3 正在开展的非常重要的实质性工作，这些工作研究我们有没有进行正确的特定审核，我们能不能合并、放弃或者增加一些审核，以及与他们的工作相关的其他建议。组织效率委员会也在开展工作，并在二月份的一份讨论文件中开启了这项工作。所以这差不多是下一步。它们全都串联在一起。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在简化方面做一些探讨，发起对话，并开始征集各个社群对此的意见。

这份提案草案，也就是这份文件，已经在周四发布，其中包括对所提的有效建议原则的一个概述，也包含一些细节，阐述了我们认为

现有审核小组可以检验我们对运用这些原则的假设，包括在建议制定阶段和执行阶段，这样可能会产生对我们大家都更好的结果。接下来是对特定审核运营标准进行更新的一个大致时间表。

关于制定有效建议的原则，文件中只是概括地说明。此外文件中还有其他内容，但是为了切入这个对话，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提议，通过诸如检查清单的方式，在建议提出之后，我们应该考虑：它们是否解决了某个已经发现的、对 ICANN 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建议是否得到了明确的、基于事实的发现的佐证？它所解决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否在 ICANN 的职权范围内？现在，我知道这看起来非常明显，你不能提出一些超出 ICANN 职权范围的建议，但是要对此进行一个确认，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确认了 — 我们大家都同意那是正确的吗？这就是我们的用意所在。它是否会以 ICANN 章程中规定的方式促进全球公共利益，这和艾美丽正在领导的工作非常吻合与贴切，她正在领导制定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考虑全球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促进。

它是否和 ICANN 的战略规划相一致？我们有一个五年战略规划，有效期一直到 7 月 1 日。我们大家都对此十分重视 — 在董事会层面协调董事会的工作，在组织层面协调组织的工作，并要求社群审视他们的工作，看看是否（和这个规划）协调一致。它是否确定了预期的成果，并描述了将如何衡量成功。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注意到，随着对前期审核建议的评审工作的进行，在工作是否已完成、建议是否已执行方面，有时会产生一些分歧。所以问题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提前就如何衡量成功、如何衡量这方面的成果达成一致。

建议是否附上了成本和资源评估以及务实的执行时间表？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认为需要把它推进到公共评议期，征求社群的建议。所以当社群建议 — 当这些建议转给社群时，我们也想让社群评议 — 在评议过程中也对预算和资源影响以及执行问题有一个概念。它有没有确定对其他地方所开展工作的依赖性？在审核小组或跨社群工作组内，是否确定了给定的某个小组内的工作重点？

有效执行原则，也很直截了当。大家是否都同意这些建议符合所有有效建议原则？在 ICANN 的预算规划过程中，董事会和组织必须保障合理适当的资金将会拨付到位。组织和董事会必须对执行工作保持公开透明。在这方面，我们提议编制一个正在执行中的建议的登记册，其中包括费用依赖条件、时间表、优先级和状态。这样在任何一个时间，就像风险登记册那样，你都能够保有一份最新的建议登记册，它会成为很多方面的一个工具。它肯定会成为预算编制过程中的一个工具。它会成为不同社群工作阶段中排列建议优先级的一个工具，它也是评估我们进度的一个工具。

董事会和组织需要对执行问题的状态提供清楚而及时的更新，表明取得的进展等等。而且我们需要一个机制，让社群有一个机制来提出执行举措，提出变更建议。最后一点非常不好理解，但我们要说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制，这样就可以在社群中对不同工作阶段的工作确定优先级，而且我们也需要一个机制来表达，比方说，登记册中的这项建议已经被一些活动所取代或者已经通过另一种方式得到执行，相关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这条建议与别的建议相冲突。我们跳过了很多内容，但我想让大家特别注意文件中阐述董事会如何接收建议、如何与审核小组的引导人或工作组的领导层互

动、如何开展建议评估流程并通过这一流程批准预算编制和执行建议的部分。

我想 — 在这里我要直话直说。我们大家都对董事会就竞争与消费者信任审核建议采取的行动感到十分不满。我们都很惊讶，有一点猝不及防，我们等待参与的时间太长，因此积累了很多不满，很多人都有一种工作不受尊重的感觉。事实并非如此。但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只要提前更早参与到与社群就这些审核小组的对话当中来。

下面这一部分我又要跳过 — 文件中提出了一些步骤以及在每一步要做的事情，对此我们希望获得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提出了很多个步骤。也许我们使这个流程超载了，但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做到清楚和明确。

目前正在进行一些审核，一些特定审核，并且有一些跨社群工作组。我们正在考虑，在就这份文件展开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想让 ATRT3 和 SSR2、RDS-WHOIS2 和 CCT 考虑一下，我们提出的这些原则在他们现阶段的工作中是否有用。他们有着不同的工作阶段。显然，CCT 所处的工作阶段与 SSR2 截然不同，但是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实时检验这些原则。当然，前提是社群愿意 — 只要处在这些工作阶段的社群参与者愿意这么做，我们就希望寻求他们的帮助。

我想由于时间关系，最后我只谈谈相关的时间线。我们已经发布了这些原则。我们建议对此召开网络研讨会，开展多轮对话。我们已经和这里的特定审核小组的领导层进行了对话。文件确实反映了一些建议，特别是来自 ATRT 3 的建议，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想要支持，但不是妨碍或复制这些工作。但我

们将会寻求建议，修订这份文件，我们希望在 ICANN67 之后能够使这些原则通过一个修订流程升级成为运营标准，其中将吸收公众意见。

艾美丽·多利亚：

谢谢！下面一部分就是看看审核的时间安排和节奏。目前的节奏和时间安排是章程中规定的。组织审核，SO 和 AC 的审核基本上计划以五年为一个周期进行，这个五年时间以董事会收到前一审核的最终报告为基准。但是还需要提高可预测性和加强对时间的控制，特别是因为与开展审核的外部审核方建立的是合同关系。所以目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可预测的部分，但是其他一些部分在时间上就不那么可预测。在第二轮的平均审核期约为 12 个月。所以这些（审核）比很多（审核）都更紧凑一些。特定审核计划在上一个团队召集五年之后进行。所以这当中还是会有细微的差异，尽管相差其实不太大，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审核最终会同时发生。

ATRT 是唯一一个在章程中承诺必须在 12 个月内完成的小组。其他审核的长度不定。就 CCT 而言，它不是基于一个五年的周期，而是基于一个时间间隔，也就是在又一个新通用顶级域轮次启动之后。因此它的周期更难以预测。此时此刻，我们当然无法确切地知道下一个新通用顶级域轮次是什么时候，所以也就很难预测下一次 CCT 会是什么时候。章程细则没有讨论或考虑这些事项的顺序，它们要如何推进。

这里用一幅图表描绘了我们目前的情况。如果你们注意到 — 这是下一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在某个时点 — 从这个角度我其实很难看清楚 — 在 2020 年的某个时间，我想是 2020 年 — 不对，是 2004 年，

你们会再次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可能有九个审核全都同时发生。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发出了警报，我们突然发现所有这些审核在同时进行，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无比紧张，包括参与审核的社群成员，需要回答问题、回复审核和问卷的社群成员，还有你们，当然还有 ICANN 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这造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情况。组织成员确实设法应付了过来。审核也确实一直在进行，要么已经完成，要么将要完成，但那是一种极其艰难的情况，我们确实要避免再度发生。

所以有太多审核同时进行。我们有重叠。我们要如何应对它？时间是不可预测的。CCT 花了两年零八个月来进行审核。SSR2 预计要用两年零九个月完成，这还不包括中间七个月的暂停期。RDS-WHOIS2，两年零三个月。

也许你们会说，对，可以预测时间是在两到三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类估计中仍然有至少一年的变化期。

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执行不一定能及时完成，而下一次审核又要开始了。当然，这样就没意义了。如果你要进行审核，就应该有时间执行它，有时间完成它，就应该有时间在再次开始审核之前落实先前那些变化。

所以看看五年的周期，或者看看这个周期，这些都是我们最乐观的估计，它要花将近 12 个月来做计划、启动、召集审核小组等等。我们乐观地假设审核要花 18 个月。我们再一次看到，18 个月是低估的。更多的时候是平均大约 30 个月。董事会审议最快也要六个月左右，这还是在我们尽可能高效率工作的情况下，在没有重复劳动的

情况下，在没有多项审核需要同时处理的情况下。接下来是执行，大约需要两到三年或者 24 到 30 个月，也许是三年差一点。之后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来做评估。所以即时做这些最好的假设，这些最低的、最乐观的假设，估计也需要 72 个月或 6 年。所以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我们估计要花六年来开展工作，这可能就不理想了。

好的。所以我们开始研究一些解决方案，过去一两年我们一直在研究，但这项工作当然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你们还可以改变它的触发点。换言之，不要在五年之后开始，而要在 N 年后开始，N 待定。它的触发点是一份最终报告，或者是它开始的时候或者是执行后。它是执行后一年、两年，还是不超过两年？你们如何触发它？如何计算它的时间？

另外要研究的一点，我们之前研究并讨论过，就是你们能不能限制开展审核的时间。换句话说，要尽量将审核的时间全部限制在 12 到 18 个月以内。几场 ATRT 电话会议聆听下来，我理解也许他们会认为 12 个月的时间太紧了。而对于那些要花两年或更长时间的审核来说，要将它们限制在 18 个月内将会充满挑战，除非以同等方式限制审核范围。所以有没有可能限制审核时间？怎么样才有可能限制审核时间？但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周期时间的影响。当周期变短了，就更容易限制范围。如果你知道你会在三、四年之后回过头再审核，那么有一些事项就可以推迟。如果你确定最佳范围在六至十年，那么你就不愿意等那么长时间再来研究它。你们如何对待周期时间？也许是将它延长到六年，同时缩短审核时间？这看起来怎么样？

我们当然可以加快董事会审议，加快执行，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计划这么做。你们会发现，这里有几位董事会成员，他们可能对此有话

要说。我们可以限制同时进行的审核的数量。我们可以说，在目前已经在进行、已经达到某一个阶段的审核结束之前，请不要开启另一项审核。

那么这当中的哪些方法是可行的，或者哪几种方法的组合是可行的？顺便说一下，所有这些方法可能都需要 — 事实上是肯定需要相应地变更章程。那么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其实这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是潜在审核时间表的一个示意图。我不希望任何人误以为这个时间表已经确定了。组织工作人员的出发点是，通过建立几个模型并画出它们的示意图来辅助我们。所以也就是说，假设我们想要以 18 个月为限期，以六年为一个周期，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最终还是会有一些并行的情况，有几项审核会同时进行。

现在，在这张幻灯片上我想要提的一点就是，据我们了解，ATRT 正在研究我们是否需要所有这些审核，以及影响它们的条件。目前在董事会的分析方面，我们正基于现有的条件进行分析，而不是可能会有的条件。但我们有望乐见其成，你知道，ATRT 将会带来一些具有切实帮助的工作成果。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当你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假设是审核 A、审核 B、审核 C，所以即使是在我们要改变哪些审核这个概念上，如果有好几个审核，我们仍然会有相同的周期和用时的时间。

这里绘制的另一幅图景是，如果我们限制审核期并避免重叠，并且基本上有意识地在没有完成前期审核早期阶段的情况下不启动另一项审核。所以这基本上又是另一幅景象。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来一一解释，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想要对我们分析出的一些可能性进行建模。

所以接下来我会听听大家的反馈，当然也会答疑。在这之后我们会回答你们所有人的问题。

我想我们没有 CCT（成员），但是我们有来自 ATRT3 的谢丽尔·兰登-奥尔 (Cheryl Langdon-Orr) 和帕特·凯恩 (Pat Kane)。我们还有来自 RDS WHOIS2 的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来自 SSR2 的拉斯·豪斯利 (Russ Housley)。基本上，你知道，要给他们每个人几分钟时间来大概谈谈他们对周期性 — 审核周期和简化的看法，也许还可以谈谈前面讨论的一些点，关于优先级确定，如何处理审核结果，处理他们可能提出来的建议和意见。

我想我要按这里的顺序来。哪位 ATRT3 成员想第一个发言？我第一个就说了你的名字，谢丽尔，你愿意先来讲讲吗？

谢丽尔·兰登-奥尔：

听起来早有预谋，艾芙丽。非常感谢。

大家好，我是谢丽尔·兰登-奥尔。首先，感谢给我这次机会，谢谢你们允许我们所有审核小组负责人来细读这份文件，看看有哪些方面的可能，（听不清）思考，至少是从 ATRT 的角度出发。

我想不管是帕特还是我，都不能大胆地现在就开始说，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报告和建议中会有哪些内容或没有哪些内容，因为我们的工作还仅仅处在深思熟虑的阶段。但我们或许可以说的是 — 帕特后面会详细说明；我只想先笼统地说一下 — 没有太多事情会允许我们暂停，这是我们在看到确定的问题，甚至是这份文件中提出的一些潜在解决方案时，感到深度关切的。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 注意这里的“我们” — 可以开启我们与社群的讨论。也请注意

这一点，因为我认为它必须要是一个非常包容的流程。所以这有望成为一个短期但很重要的程序的第一步。

在不预测 ATRT3 可能建议什么或不建议什么的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你们指出来的一些痛点，就是社群向我们反映的，也是我们会考虑的。以上就是我的拙见。下面请帕特带来真正重要的意见。

帕特·凯恩：

谢谢，谢丽尔。我也要感谢董事会给我这次机会，来参与这份提案草案的讨论。我认为它对我们 ATRT3 的内部讨论非常有帮助。

在我们考虑审核时，他们可以看看这些审核，ATRT3 可能会对审核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审核本身就是问题。在 ATRT3 内部，我们显然没有对如何解决它们达成共识。而且我们探讨和讨论的很多意见，艾芙丽已经在演示中说得很清楚了。但是，谈到对上一审核小组的建议进行的审核，挑战的部分在于 — 我会（听不清）一些来自我们自己评估的数据 — 所有 ATRT2 建议，根据 ICANN 工作人员给我们的说法，说是 100% 已落实，但我们的评估结果是 53% 已完成，18% 根本没有完成，其余的介于部分落实之间。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六年之后有 47% 的建议还没有完成，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厉声指责呢，对吧？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所以应该有一个流程或者渠道，让我们能够明确说出某个建议可以撤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落实过。那么我们提出的建议是不是太多了呢？它们是不是不够鲜明？它们是不是被一些活动所取代？这没问题，但我们应该撤销它们。我们不应该在它们没有切实完成的情况下，声称它们已经完成。

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在进行对话，审视我们两边和事情的两面，可能就应该 — 艾芙丽在文件中提到了引导人。可能有机会让审核小组或审核小组成员继续像过去那样实际交付文件，以便我们可以达到某种意图。你知道，建议的意图是什么？因为坦白说，我们和 ATRT3 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怎么从现在回到六年前去问，嘿，布莱恩 (Brian)，你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提出这条建议，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而且那是在《义务确认书》下，六年间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在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必须要有一个流程，来补充到这里的文件和思考流程中，看看如何撤销我们由于预算原因、由于变化原因、由于工作重点的原因而从未落实的建议。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谢谢！CCT 基本上不在讨论组中。我想下面要有请 RDS/WHOIS2。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艾芙丽。首先我也要感谢大家。这个讨论很早很早以前就应该进行。

确定优先级是一件好事，在质量方面、重要性方面以及共识方面，我们不同小组提出来的建议中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我有时候会假设，如果我们通过秘密投票来批准某项建议，而不是在我们不想得罪的朋友们面前，会怎么样？我想在很多情况下，结果都会大不相同。

你知道，我当然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有些建议被直接提交到董事会，因为某一个人想要它，而其他人又不大想反对他们。

交谈是好的。你们在这里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人们应该互相交谈，我们应该互动。我认为这非常好。你知道，我们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隔着墙壁把文件抛来抛去，有的人在六个月之后才抛出一个回应，这种情况现在好多了。

不过，尽管我个人认为所有这些意见都很好，但是当你把它们全都放到一起时，我想问它会对总体时间表造成什么影响。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很多依次展开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出错，那么我们要对这个总体流程做些什么？它真的可控吗？

所以尽管我支持所有这些细节，但是当你把它拼凑成一个整体时，因为这些时间表的原因，最终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头没法掌控的巨兽。

在时间表和节奏方面 — 能不能回到那张显示新版活动的幻灯片。好的。

不是，不是 —

艾美丽·多利亚：

这是一个可能性的模型。

艾伦·格林伯格:

一个模型，一个模型。这很好。

首先，我理解同一时间进行多项审核对 MSSI 的影响，对工作人员的影响。但是特定审核对社群的影响和组织审核相比很不一样。在特定审核中，我们期待每个人都定期对各个事项进行评论，期待每个人都对它们做出贡献。组织审核一次只影响社群的一个部分。

而且，如果你们看看特定审核，我知道我们探讨的是持续改进，但是如果你们看看特定审核，它的执行，除了可能有少数社群方面的引导人之外，大多数都是由工作人员来完成。所以只有深蓝色部分是社群参与非常活跃的部分。

特定审核不一样。它是由同一批人既参与审核，然后又负责执行。而且你知道，你得让人们定期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跳出来，让他们去做本意要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改进。

所以我真的很担心这样的时间表，每一条单独的时间线看起来都没有终点，一个连着一个。

我想以上基本上就是我的总体意见。我还要指出一点，你们掌握的 RDS 审核的数字不对。审核实际用的时间是 20 个月。这其中有一些缘故，我们可以在线下解释为什么这些数字看起来更大，但那是 20 个月。

艾美丽·多利亚:

20 个月是一个很好的数字。谢谢你的纠正。

---

艾伦·格林伯格： 好过我们显示的两年半。

艾芙丽·多利亚： 明白。好的。谢谢！

下面我要请拉斯·豪斯利带来 SSR2 — 这个小组有着非常有趣的历史，部分是因为暂停，但是除了暂停之外，你认为还有什么？

拉斯·豪斯利： 谢谢你提供这次机会让我跟大家分享。

这个小组所做的一件事就是，采纳了许多你们已经提出来的建议，尽量确保我们的所有建议都和战略规划的那个要素保持一致。如果它和战略规划不一致，我们就把它踢出去。

所以就我们自身而言，已经尽量确保它们有既定事实为基础、有意义，符合你们列出的所有这些条件。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试图、并且将来也不会试图去考虑费用或资源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不是审核小组应该做的事。整个关于周期的部分，都是在章程中规定的，要求在六个月内完成，那是董事会的事。

但是，我们确实要确保无论做出什么变更，都不能脱离我们一开始进行审核的初衷。

所以我回想起来，在对 IANA 移交以及对问责机制进行大范围长时间讨论的时候，审核小组，特别是特定审核小组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后来还有对如何解散全体董事会的整个讨论。当时我们称之为核武器选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永远都不希望使用它。

所以特定审核就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问责机制。所以让我们确保，不管我们做出什么变更，都要继续促进问责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费用和资源配置需要放到周期的后面来考虑。

我提议，和董事会的提案不同，不要在审核小组完成的相同预算下来开展执行工作。而是应该由董事会接收建议，估算费用，然后说明这些都将在下一次预算中考虑。这样一来 — 或者说所有批准的建议都会进入到预算流程当中。之后整个社群可以来研究费用问题。这时董事会可以退后，因为工作人员已经协助对费用进行了估计。有关预算上的所有其他事情，以及合理确定优先级，都交给社群审核来做。我想这样就可以支持我们所追求的问责制，而不是董事会提出的提案。

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非常感谢你的提议。当然，我估计那也会延长它们之间的周期。

我想下面要有请台下就座的与会者们发言。我讨厌用“观众”这个词。台下就座的各位是参与者，而不是所谓的观众。

但是我也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哪位董事会成员加入了 OEC 委员会 — 姑且称之为运营效率，因为缺乏更好的词 — 或者各种各样的审核核心团队，想要对这一点进行补充的？既然你们都对问题准备好了，那么这里有一些问题可供讨论。但是如果你们对此有任何疑问，或者有任何意见，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可以指导我们后续工作如何开展、要采取哪些步骤。

你们有人要评论一下吗？

没有？好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意见吗？有请，我想最好是走到话筒前面来。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WOLF-ULRICH KNOBEN): 嗨，我是 — 能听到吗？好。

艾美丽·多利亚: 能听到。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我来自 GNSO，我曾经参与过 GNSO 的两次审核，也很荣幸能够担任上一次 GNSO 审核执行小组的联合主席。

从这个经验当中 — 所以我们也用了大约四到五年时间来执行建议和结束审核。

而且我们也没有审核的结构部分。它从一开始就被拿走了。仅仅是这部分的审核，就花了我们四到五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想，建议执行的一切都取决于审核本身。你们只能遵循建议的内容，等等。

回顾过去，要我说的话，我从一开始就缺乏更多的指导，缺乏董事会就如何开展这些审核对我们的指导意见。但我想要说的是，我们

开始了审核。董事会给予了我们支持，ICANN 给予了我们支持，比方说给我们提供了资金，还配备了一名独立顾问。后来社群继续和这名独立顾问一起工作。

但是我有时在想，有必要进行某种管理，看看哪些工作正在进行并给予一些指导，可以是内容方面，但尤其是在时间周期和遵守时间方面。否则到了最后，我们结束了就结束了，我们可以在两年半之后提出建议，然后开始执行，或者成立一个执行小组，这个执行小组如果不是由原来制定建议的原班人马组成，就需要重新学习这些建议。所以等到了执行的时候，你就必须回顾这些建议背后的信息，而且我们其实还得讨论它。为此要花大量的时间。

最基本的一点也是帮助很大的一点，就是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工作人员来支持我们执行。他们有一个结构性的 — 一个类似于传单的工具来为执行做准备，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建议背后的信息。但是它要花时间，就像我说的，执行团队往往要了解建议的含义，然后对如何执行拿出自己的想法。所以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改进。

回到我从一开始说的，在这里我想要鼓励董事会，我期待看到时间表的制定，或者在时间表方面给我们一点建议，而不是等待社群的反馈，这样我们每次都要等上五六年，我可以肯定地说。

所以如果不是以某种指导性的方式来进行的话，我们就还将是老样子。

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

有人要评论一下吗? 关于这一点, 有补充吗? 我看到没有人要评论。

谢丽尔·兰登-奥尔:

我只想说, 我已经把它写到了“对 ATRT3 的其他好建议”这个标题之下。所以我正在窃取你的意见, 然后明目张胆地在讨论中使用。

艾芙丽·多利亚:

实际上我认为这非常好, ATRT 就是负责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并提出建议的小组。

对, 我其实有点惊讶, 对于针对审核应该给予更严格的指引, 而不是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在章程中有规定, 成立了审核小组, 那么审核就要保持独立性, 要让他们自己设定路线, 反而是说更多指引也许比更少指引要好, 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对此我非常赞赏。谢谢!

好的, 有请。

贝基·伯尔:

我对 SSR2 提出的观点很感兴趣, 也就是他们不想在审核中进行价格和费用的估算。我想问问我们能不能进一步谈谈, 并征求讨论组的其他人对此的看法。

我想让你们提供一点背景, 我们认为在你们确定优先级的时候, 在你们回应建议的时候, 你们需要类似这样的信息, 那似乎是一个有用的信息。但是如果你可以进一步谈谈你们为什么会持这样的立场, 那会很有帮助。

拉斯·豪斯利：当然可以。在座的还有其他审核小组的成员，他们当然也可以走到话筒前面来。

但是小组中的成员 — 他们拥有许多技能，这些技能在进行审核的过程中非常有用。但是我不认为 — 我是说，我们知道孰轻孰重，这就是你要确定优先级的对象。

但是要就此提出过细的观点，我想会导致（说）“哦，对，你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不是审核小组的观点或建议。

艾美丽·多利亚：谢谢。艾伦想要评论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按排队顺序发言。感谢你的耐心。

抱歉。

艾伦·格林伯格：我想 — 我当然不是要推荐审核小组做费用估算。但是有渠道了解费用估算，让工作人员来进行费用估算，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原因有很多。审核小组可能会说，好吧，如果真的会花费那么多的话，可能就不值得了，或者因为费用很低，他们甚至可以将它升级。但是还有一个方面。这有时很难，特别是当你想要简洁清楚，确保讯息得到传达的时候。当然我曾经见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费用估算一做，结果发现是天文数字。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不是一个大工程，但是会被误解，范围延伸得过大。如果某人离开后会真正花费这笔钱来执行，那真是上帝保佑，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所以费

用估算既可以帮助你们设定优先级，或者决定完全抛弃某些东西，同时也是一个合理性检查，看看我们大家的口径是否一致。

谢谢！

艾美丽·多利亚：

谢谢！

帕特，然后是塞巴斯蒂安 (Sebastien)。再次抱歉，塞巴斯蒂安。

帕特·凯恩：

艾伦，我觉得你说得对。费用估算会帮助我们判定某个意见好不好吗？审核小组应该关注的是，哪些建议在社群内执行后会产生很大影响。它们有的可能会被董事会否决，或者被分配到 GNSO 的政策制定流程。而且要是把它作为董事会权衡的一个因素，我想我不会希望董事会借由它来权衡某个建议是不是一个好建议。

而且一旦你确定了这些优先级，我想到了那个时间点我们应该已经估算出了它们的费用，不管确定优先级的流程如何变化，也不管我们的一些建议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权衡这些项目并确定优先级的方式，因为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某一年获得了一个好项目，而那可能会成为我们最佳的待办事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确定优先级的流程应该要基于费用估算，而不是在那之前的建议价值，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想，这也是你们考虑的，拉斯。是这样吗？

艾芙丽·多利亚： 我其实想按顺序来。但我还会回过头来做进一步的讨论。他们可能有一些东西需要对这个讨论进行补充。有请。

对，我知道。谢谢拉斯。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谢谢！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戴上耳机。很抱歉麻烦大家。但是我想既然我们有口译服务，那么我们最好还是用上。否则的话，会场提供口译服务就没意义了。

对我来说，理解在这里在本次会议上讨论的内容有点费劲。在我递交加入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的申请时，我以为这就是一个对审核开展审核的小组。但是今天董事会在这里带来了许多新的观点，我很欣赏，但是这真的在它今天的职权范围内吗？

今天我要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所以谢谢董事会给我们呈现这些关于此次第三次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的信息。我们会好好利用它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但是你们知道我的，所以就不能怪我这么做了。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那就是第二部分的执行 — 对我来说很难用法语思维思考，因为我习惯用英语思维考虑事情。

但是工作阶段 2 — IANA 移交之后紧接着的 ATRT 的工作 — 实际上应该正在进行当中。但是考虑到我们都缺乏资源，我不理解为什么董事会没有集中投入到这方面，而是把这项工作留给我们审核小组。很抱歉我有点激动，对目前的状况感到不满，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谢谢！

艾美丽·多利亚:

好的。我必须摘下耳机才能说话。

非常感谢你，塞巴斯蒂安。

我想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各个委员会研究其中的一些事项，我们希望取得成果，到时候 ATRT 实际上就可以利用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

第一部分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审核 — 不是说工作阶段 2。我知道你加入了工作阶段 2 执行小组，而且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项工作还在进行中。

现在我们有相当多的建议需要编制预算并付诸实施，所以实际上我们正在努力应对所有这些事情。

你可能要补充我刚刚说的。

贝基·伯尔:

我们完全同意工作阶段 2 — 执行 — 有关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我们认为它将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它是一个工作重点。它在章程中也是一个工作重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不属于这个范畴。

但是我想 — 我们当然不是提议复制或妨碍或限制 ATRT3 的工作或者它的职权范围。

而且坦白说，你知道，ATRT3 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越多，我们就越高兴。我们要纵观整个社群的建议，而不仅仅是特定审核。虽然我同意这些是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还有组织审核，还有跨社群建议，甚至还有一些政策制定工作正在进行。

而且坦白说，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董事会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接收、评估、回应和批准或否决社群的建议？

对此，ATRT3 可能有自己的洞察或者看法。但是它不需要对它们提供洞察或看法。我想在此期间我们可能需要稍微理清一下我们的行动。

艾芙丽·多利亚：

乔丹 (Jordan)。

乔丹·卡特

(JORDAN CARTER)：

谢谢艾芙丽。我是乔丹·卡特，来自 .NZ。首先我要说明，我不是 ICANN 审核流程方面的专家，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收到来自某个非专家的建议，因为这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社群，而不是一个专家社群。

我想要提出一点，董事会在博客文章中谈到了一个持续改进流程，而这个改进流程除了一直在进行之外没有什么是持续的。特定审核每六年进行一次，并作为持续改进流程的组成部分，这是不可能的。它不合理，也不持续。

所以如果这个想法是为了使 ICANN 成为一个进行持续改进的组织，那么这些审核就不是答案。所以它们必然是某个其他问题的答案。就已经说过的内容来看，并没有告诉我这个其他问题是什么。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为方便一群熟人就业而提供的岗位。

所以在这之前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系统中，谁负责使 ICANN 成为能够持续改进的组织？是董事会吗？因为如果是的话，我想可能要再进一步想想，这项工作要怎么做才有用。

这看起来像是对我们已有的这个非常复杂而又由来已久的审核流程进行的一个有用的、循序渐进的变革。

但它看起来不像是为 20 世纪准备的，更不用说 21 世纪了。

贝基·伯尔：

做几点回应。我想我们如何着手持续改进，其中一个最大的来源就是 ATRT。我认为它占据其中很大一部分。

我们也从组织审核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在二月份启动的一个持续进行的讨论。我想 — 我不会反对你的意见。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途径到达那里。

的确，这直击了问题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能不能使这些建议更加有效并且更加可执行？但是围绕这一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问题就是：审核是不是正确的方式 — 审核的构建方式是不是正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ATRT3 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期待听到他们对此的意见。

艾芙丽·多利亚：

对此我唯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审核是我们现有的工作，我们正努力解决如何利用它们的问题。

在 ATRT 真正建议改变它们之前，它们就是我们要努力运作的系统。在某个时候 — 我不知道其他人对此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没有？好的。有请下一位。

劳林·维辛格

(LAURIN WEISSINGER):

大家好。我是劳林。我是 SSR2 副主席之一。我想很快地谈谈时间资源的问题，然后快速点评一下问责制。首先，限制审核的时间在我看来就有问题，原因如下：有很多事情审核小组不能也不会去控制，而这些事情必须要完成我们才能开展审核。例如，在 SSR2 我们必须要问 ICANN 组织一些问题：就像，对于 X 你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必须等待这些答复，诸如此类的延迟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所以基本上如果某个审核问了很难的问题，就要花很长时间来回答或处理。他们可能没时间。

第二点，资源。这显然也和时间息息相关。在这里我必须要说，资源分配必须和对审核小组的要求相符。比如说，更少的时间，就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弥补。

价格估算建议，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要我们对某项建议进行费用估算，那么作为一个审核小组我们就需要一点洞察。至少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我们没有，实际上我们甚至没法评估 ICANN 目前所处的情况和它有什么关系。还有就是，你知道，要做些什么来达到我们认为合适的程度。我们没法对它估价，因为我们不了解。

另外，我们也还是要获得合理的资源分配，我们要得到支持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我想艾伦其实举了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我们有一个反馈机制，透过这个机制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诸如“建议 X 将花费 Y 元”之类的信息，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好吧，既然费用那么贵的话，我们就可以，你知道 — 我们就不再对它那么上心了。这是一个资源问题。

我想，要改变审核的所有这些方面，其实就要考虑，要使审核发挥作用，需要把哪些东西放进审核当中。其次在问责制方面，我只想这些审核是 ICANN 问责制的关键要素，也许我们不应该只从建议的角度考虑审核做了什么，也要考虑它们是提供或多或少的监督的唯一手段。而这本身就具有价值。谢谢！抱歉说了那么久。

艾美丽·多利亚：

不，没关系，非常感谢。我们没有计时。

我只想说一点，每当我试图对大家解释这些审核的时候，我都会称之为自下而上对 ICANN 的监督。我非常认同这个概念，它们不仅仅是对问责制很重要，而且实际上，它们确实实践了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个概念，这对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没有外部监督的组织而言非常重要。所以非常感谢你把它提出来，让我也有机会再重申一遍 —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的，帕特。哦，好。拉斯。

拉斯·豪斯利： 两句话。问题在于，它是由社群进行的，但客户也是社群。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纳入预算之前，先要进行费用估算，因此由社群来确定优先级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艾美丽·多利亚： 好的，谢谢。帕特？

帕特·凯恩： 我想谈谈时间约束的问题。我想，如果你看看 ATRT2，他们有一年的时间来开展工作。而过了六年之后，有 50% 的建议没有完成。所以你知道 — 所以即使你有时间约束 — 我认为时间约束非常重要，至少从我们的考虑来看，它需要我们审视一下工作范围，因为我们看到了 ATRT2。我们看到了 CCT RT 的结果。我们可以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哪里？我们非常具体地关注了五个领域。而且有趣的是，本周似乎是围绕着优先级方面的审核，而这些审核是我们首要的两个工作重点。我们艰难地 — 我不应该说“艰难”。这个词不合适。我们没有达成共识。

但我们都热衷讨论如何使 ICANN 更负责和更透明，但我们做的事情是最有意义的吗？我们能不能看一看审核，简化它们，减少它们的费用，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利用其他资源完成更多工作？所以这些才是本次会议要共同探讨的。

我想，我们都认为时间约束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尽量定期会面，因为我们中有的人还有其他工作，还要结婚生孩子。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做。

---

但是它也迫使我们考虑，我们可以对建议流程做的最为相关和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艾芙丽·多利亚： 请问一下，像时间约束，你指的是你们有 12 个月限期这个事实吗？我只想确认一下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正确的。

帕特·凯恩： 一年。

艾芙丽·多利亚： 是的，好。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时间约束”的意思。  
艾伦也要发言。请，你要快速回应一下吗？

劳林·维辛格： 对，我只想快速回应一下时间约束的问题。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你想要快，就要考虑怎么样才能使这个小组得到的资源能够让他们完成工作。这就是问题所在。

艾芙丽·多利亚： 确切地说，是在你同时还要完成其他工作的时候。  
好的，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我很快地讲两点。首先说明，ATRT2 理论上有一年时间。实际上我们只有大约 9 个半月时间，因为我们没有很早开始，但是却被告知要按时完成。

我对这个数字的担忧，其实根本不是说它们没有全部完成。我认为那是在情理之中。我真正担忧的是，工作人员认为它们已经完成了。这才是问题，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提供咨询，评估这项工作已经完成，然后把它划掉，但你们也注意到了，有时根本什么都没有做。我发现这个问题比完不成工作要严重得多。

帕特·凯恩： 艾伦，我同意你的观点。除非你有一个流程来允许你有意地处置建议，否则你就没有选择，只有执行它们或者不执行它们 — 我想这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如果你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它对我们想要达成的目的不再适用了，那就让它消亡吧。

艾伦·格林伯格： 而且，用一些红叉来终止执行，说明它没有完成，我对此没有任何问题。我担心的是评估的诚信问题。

艾美丽·多利亚： 好的。请讲。

苏珊·卡瓦古奇

(SUSAN KAWAGUCHI)： 苏珊·卡瓦古奇。我是 WHOIS 审核小组 — 第一个 WHOIS 审核小组的成员，目前是 RDS 审核小组的副主席。

我看到这两个审核小组在资源、规划以及 ICANN 组织内部对它们的期待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我感觉我们的工作组织要有序得多。我们拥有我们需要的众多资源。

我很感谢我们拥有一个预算，我们在预算下工作，对此我们深感自豪，你知道，因为任何时候你要花别人的钱，你都要对怎么花非常重视。所以我看到在这两段时间中间出现了许多改进。

我看到在这个 — 我没有细读你们的文件，但是我参加了几天前的一场电话会议，期间大概地读了一下。我确实看到它会影响到你们在这里的一些要求，而且我认为，前面那位先生也说过，它实际上会影响 ICANN 工作人员。

他们要非常重视 — 一大批 ICANN 工作人员都要和审核小组并肩作战，切实加速流程并获取我们需要的答案。而且我不做财务，那不是我的工作，我永远不想负责费用估算。那远远超出我的专业范围。

所以我认为进行现实核查很有帮助。我们向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核实过，他是我们小组的成员，我们问他 — 你认为这些建议可行吗？我认为询问所有这些问题是有好处的，但是最终，ICANN 董事会成员和 ICANN 工作人员会深受这方面的影响。所以，你知道，如果那是社群和 ICANN 组织决定的，就没问题，但是我想，你们应该认识到，你知道，董事会成员 — 我是说，审核小组成员都有一个期望，那就是，用一定的时间来提供无偿服务，但其余时间都是有偿资源。所以，为了做到有效，我们需要有效的资源。

另外一点 — 你知道，我对这些审核小组一窝蜂地出现并不是太担心。我认为它们将分散开，甚至会分散在好几年当中。在我看来这

种情况源自于 IANA 移交。我们很可能不会再有移交了。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你知道，所以我认为这些将自然而然地分散开。只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艾美丽·多利亚：

谢谢！我只想插一句，未来在标记完成方面有望会做得更好，并且我们已经开始问这个问题，这个完成的含义是什么。我想有一种情况经常发生，那就是某个人参与了审核，然后过了五年后想要确定它是否完成，这非常困难，而且 — 你知道，我之前没说到这一点，但是我想要补充。我想你对资源分配的看法很对。事实上，你知道，我偶尔会调查一下工作人员，听听他们对资源分配之类的事情作何感想。但是没错，你说得对。

但是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已经用了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得到了合理利用吗？它们得到了充分利用吗？所以在我们开展所有这些工作的同时，有望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在我请下一个排队的人发言之前，还有人要对此进行评论吗？请讲。

克里斯蒂·巴克莱  
(KRISTY BUCKLEY)：

大家下午好。我是克里斯蒂·巴克莱。我是近期完成的 ccNSO 审核的首席审查员。在我们的审核中确实运用了一些原则，但是考虑到我们的角色是外部审查员，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我很乐意分享，如果有帮助的话。但是与此同时，我想要对拟定的建议制定原则提供几点观察。

第一个观察是，目前有一些拟定原则可能容易受到主观判断的影响。所以艾美丽，你对“那对全球利益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解释框架，有助于确保其中一些原则得到更客观的运用。

第二个观察是，看起来审核的设计和参与也应该考虑这些原则，而不仅仅是在制定建议的时候。例如，在制定建议时，如果在审核中确定的大部分结果或挑战不符合这些原则，这就可能会导致社群中产生一定程度的认知失调。

第三，我要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谈谈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个更具弹性的方面，那就是追求持续改进。保证各项持续改进行动的关联性可能有助于确保一致性和高效率。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建议，可以解决，比方说，在哪里要采取哪些行动、哪里有重叠、哪里有相似性、如何推进它。

接下来关于这张幻灯片上的第四个问题 — 在你的经验中，什么会造就一个有效的建议？我想从我们最近在 ccNSO 的经验出发来回答一下，我想说，来自社群本身的解决方案具有一定的认同度，是最为有效的。因为它不是你作为审核人员自己的日程，不是由你来推动或者你自己的想法。在这里我们发现，不妨问问自己 — 作为社群成员你会怎么想？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然后再将对它的回答上升为一条建议。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艾美丽·多利亚：

非常感谢。很高兴见到你。也非常感谢你对此提交的意见，它们非常有用。还有人想要提意见或者提问吗？没有。谢谢。谢谢。请讲。

雅克·布朗克

(JACQUES BLANC):

好的。大家下午好。我是雅克·布朗克。我很高兴能成为 ATRT3 小组的一员。我的发言将非常简短。记得有一个老笑话，我们可以套用一下，那就是“对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可以做到便宜，可以做到快速，或者可以做到质量。三者选其二。”

艾美丽·多利亚:

它一直回响在我的脑海中。事实上，我想上周我已经对好几个人这么说过。我想那里再接受最后一个发言，然后我要给台上的各位一个评论的机会。有请。

汤姆·巴瑞特

(TOM BARRETT):

汤姆·巴瑞特，NomCom 审核主席。我的观察是，我们有 27 条建议。其中有很多都是常识。我们要开展一些培训，我们要公布工作说明，等等。其中有一些改变波及的范围更广，关系到提名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但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条建议就是一个持续改进的机制，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待下一个五年再来改进 NomCom。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有一个机制，基本上就是让一个常任委员会来帮助提名委员会年复一年地持续改进。

所以我知道在审核期间我们坚持采用了这个结构，但是这条建议也许适合每一项审核，那就是他们要建立一个持续改进的机制，这样它就可以在每一个周期连续地运作。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我说过他是最后一个，但是你的反应够快的。所以请你务必长话短说，但是这真的、真的是最后一个了。

那维德·宾·莱斯

(NAVEED BIN RAIS):

我是那维德。我是 SSR2 审核小组的成员。我相信，没有对当前审核流程存在哪些问题的调查，而仅仅是扩展时间线，不会取得任何成效。除非我们看到哪里存在问题，我们有工作人员联络人，我们甚至还有董事会联络人，联系所有这些审核，甚至是在审核之后，他们没有按时完成或者超出了预期的时间限制，除非我们 — 我们需要一个对这个审核流程本身的审核。比如，那里出现了什么问题，在那之后我们才能够扩展或者考虑其他的事情。我也相信画出时间线，特别是对 SSR2 来说，它有大约两年零九个月，我所看到的对情况的解读并不正确，因为有暂停等等，这些状况让我们失去了半数的成员，而且不得不重启。有鉴于此，我认为审核小组在处理所有这些时间方面做得非常好，考虑到我们在 2018 年八月份才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拟好了建议草案。我就想强调这一点。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当然这根本不是批评。基本上我们只想尽量安排好时间。但是这两个月，九个月确实排除了七个月。但这无关紧要。在我请台上想要发言的各位发言之前，我想讲最后一件事 — 我想你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后来，我们再次审视了 ATRT 3，它帮我们解脱出来。当然就是这个流程，你知道，贝基和我以及其他董事会成员一直在密切关注整件事，包括各种各样的审核以及收到审核后各种各样的执行工作，努力想要把它解决，利

用我们拥有的资源，商量我们怎么样推进它。因为它很关键，它代表自下而上的监督，但我们也不能让它干扰到 ICANN 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要切实开展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取得合理的平衡？谁 — 我一直在把你往后推。之前你就想发言，但我一直没有叫到你，所以现在你愿意第一个发言，最后表达一下对目前的看法吗？之后我再继续。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谢谢。我不记得我之前想说什么了，所以覆水难收。我有几点意见。关于持续审核的意见，我认为 — 持续改进我认为关系重大。在一般会员进行审查，努力使它的最后一次审核通过的时候，有一些人，包括几位董事会成员，他们现在已经不在董事会，当时他们说，在我们好好研究了这个问题，并确定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合理、是否正确、是否需要真正改变之前，我们将不会再启动任何组织审核。但是现在我听到，我们即将启动 GNSO 3。我希望第一个问题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将在某个时间就哪些组织审核值得去做，以及我们做的方式对不对进行一场实质性的讨论。因为我认为，由于许多原因，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做的方式不对。它们不值得我们投入这么多。所以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进行这个讨论。

我在 ICANN 工作迄今已有 13 年，而我在业界的工作已经超过 50 年。你很快就会发现，存在一个钟摆效应。事情反复摇摆。有的东西原本很流行，后来不流行了，之后又重新流行起来。在组织审核方面，我在 ICANN 看到，有的时候，组织审核会加入进来，说让我们做出这个改变。然后我们照做了。之后过了七年后，又有人说，让我们做出那个改变，而事实上根据他们的建议，又回到了第一个版本。所以我们反反复复。我们没有从任何经验中学习，因为人员在

更迭。我想对于组织审核，我们必须真正考虑我们要做什么，考虑持续审核和定期检查的概念，但不一定要进行某种大范围的审核，提出大量的建议，我认为这是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考虑的一个方向。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我很快说一下 GNSO 审核。它是章程中规定要进行的，但是在我们明白要做什么之前我们会努力维持现状。所以这里存在一个矛盾。

艾伦·格林伯格： 不像特定审核有一个绝对的时间线，章程中对组织审核的规定给董事会留出了一个回旋的余地。

艾芙丽·多利亚： 我讨厌使用回旋的余地。马修 (Matthew)。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好的，我只想简单说一下，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意见，能够得到在座各位社群成员的持续参与真是太好了。

董事会的这项工作不是为了或者说从来都不是为了什么夺权或者说取代社群在这方面的活动和行动。你们应该更多地把它作为是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一种反思，我们和你们一样关心工作量，在这方面 ICANN 要照顾到整个社群。而且我想 — 还有我们怎么样使它变得更加有效？我们如何减少资源的消耗，以及我们一直在讨论和必须

处理的其他一些事情。所以请结合这个背景来看待董事会的这项工作。

最后，我想有几个人谈到了。我想，帕特，你说得非常好。这不仅仅是关于时间安排和节奏的，对吧？这是一个比这大得多的问题。目前我们只是稍微谈到了它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必须对此有一个全局观。否则我们就无法以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来处理它。所以我们要打破思维的界限，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想法。谢谢！

艾美丽·多利亚： 谢谢！还有其他人想要一点头的意思是你想说点什么。

发言人（姓名不详）： （离开麦克风）。

艾美丽·多利亚： 利托 (Lito) 有话要说。谢谢！

利托·伊瓦拉 (LITO IBARRA)： 谢谢！我只想补充一点。有关审核简化和审核建议的这一个大方面，我听到很多人和我有着同样的关切。我认为有关优先级会议的建议，不是每个审核中提出的建议，必须在我们得到授权等等之后由相同的审核小组完成，因为他们更清楚这些建议的影响。但是我想也许有人已经谈到了，我想强调一下，在处理来自多个审核小组、会影响到预算的建议或确定这些建议优先级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机构、一个东西或机制 — 至少就我所知是这样 — 来处理这个跨审核建议优先级会议。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点。

---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利托。还有意见？好的，帕特。

帕特·凯恩： 我只想对汤姆·巴瑞特提到的 NomCom 审核的事情补充一点。他们有 47 条建议。

发言人（姓名不详）： 27。

帕特·凯恩： 他说 27。那还是很多，对吧？我们将会看到在 ATRT 3 将会出现一种情况，由于采用新的运营程序，我们将会有一些建议，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意见和强烈意见，这就要看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所做的一些评论了。而且你知道，我的期望是，对于那些意见和强烈意见，应该加入到具体工作当中，因为采纳它们并加入到其他具体工作中是有意义的。

艾芙丽·多利亚： 我看到并且也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你们一

发言人（姓名不详）： （离开麦克风）。

艾芙丽·多利亚:

是的。还有其他意见吗？好的。如果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要感谢大家。我要感谢你们所有人。请继续告诉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告诉 ATRT 如何推进、如何发展。非常感谢，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讨论。下一场会议是关于已经提出的全球公共利益问题。

[会议记录结束]